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 南 边 疆 民 族 研 究 书 系
何明主编 理论研究丛书



女性主义 与人类学

NUXING ZHUYI YU RENLEIXUE

白志红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受以下项目及单位资助：

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云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群）建设项目“中国西南民族及其与东南亚的族群关系研究”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省民族文化多样性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

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建设项目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

白志红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白志红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30 - 2758 - 8

I. ①女… II. ①白… III. ①妇女学—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3.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4873 号

内容提要

本书是女性范畴的人类学研究。书中归纳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 21 个重要概念，阐述了人类学社会性别研究的四大主题，指出了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四个缺陷，讨论了现时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四种取向，分析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研究的四个问题，考察了女性能动性研究的五个关注点，最后展现了作者所从事的两个田野——彝族和佤族的社会性别研究。作者认为人类学的女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广义的女性研究的理论方法、拓展了其研究的空间、深化了其研究的内涵，而且对于人类学本身，也具有同样的影响和意义。



责任编辑: 石红华 责任出版: 刘译文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

NUXINGZHUYI YU RENLEIXUE

白志红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30

责编邮箱: shihonghua@sina.com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2758 - 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理论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何 明

副主编 陈庆德 周 平 杨 毅

李志农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居里 马翀炜 李东红

李志农 李丽双 李晓斌

陈庆德 何 明 杨文辉

杨 毅 张 跃 周 平

桂 榕 高志英 瞿明安

序 言

何 明

在民族学/人类学界，学者们经常用“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和理论研究来区分研究成果，换言之，民族学/人类学的主要成果可以区分为“民族志”和“理论著作”两大类，例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文化论》，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和《文化的解释》，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生育制度》等。

民族志的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撰写的文本；二是作为过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①。前者依赖于后者，没有文本撰写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和调查内容记述，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却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对田野调查内容的简单记述和资料排列，而是对田野工作过程和所获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解释分析的结果。民族志作品一般都有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讲故事”是民族志作品与其他学术文本相区别的基本特征，而与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相似性。但民族志并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要通过对所研究的社会文化的特征和逻辑作出系统的分析解释与理性的归纳概括，即所谓“概念化”而达到“深描”的目的，由此民族志因具有一般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学术性或学理性而成为学术作品，可以称之为具有程度不等的叙述性内容的学术文本。

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对人类社会文化和研究方法论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普适性、抽象性的分析与概括，其文本的思维方法及表述方式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文本大体相同，而与民族志研究

^①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p. 19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形成明显的区别。理论研究与民族志研究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指对象、范围不同。民族志作品大都为个案研究，研究范围限定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群体或社区，研究对象具有明确的所指，所做的“概化”是对田野工作所获得的资料的分析归纳；理论研究则需超越个案研究，讨论分析的范围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至少覆盖某一类社会文化或研究方法，提出的学术观点或进行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换言之，民族志研究的分析判断主要为对个别对象作出单称判断，理论著作的分析判断则对一类对象的全体作出全称判断。另一方面，表述方式不同。民族志作品必定包含叙述性内容，具有明显的具象性特征，作者的分析概括大都表现为“寓理于象”或“用事实说话”的归纳性表述；而叙述性内容在理论研究著作中却是可有可无的，至多援引为佐证材料，论证和演绎为理论著作撰写所采用的主要思维方式，抽象性的分析、推导与概括成为理论著作的文本特征。

民族志研究与理论研究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中缺一不可。被视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生产核心产品的民族志，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特色，直接履行了呈现与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职能，同时为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问题的来源、资料及事实的依据和理论建构的基础。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提升、概括与普适化民族志的研究成果，既扩大了适用外延，把对个别对象的单称判断扩展为对一类对象的全称判断，又深化了论题内涵，形成了更为系统严密的观点、知识和理论体系，更便于成为学者乃至社会共享的成果，并通过反思与讨论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为民族志研究开辟出新的论题、视角、模式和工具，促进民族志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创新。

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以民族志研究享誉学界，与此同时，云南大学非常重视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吴文藻、方国瑜、江应樑等第一代学者的边政学理论研究和熊锡元等第二代学者的民族心理研究等已成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宝贵财富，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经济人类学、边疆治理、艺术人类学、象征理论、民族文化和族群理论等领域的探索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组织出版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研究丛书”，旨在推出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

序

志红教授要我为其新著《女性主义与人类学》写序，未及细读，信手翻阅，第六章“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女性的在场与缺席”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文中说道：“乍一看来，传统人类学对女性的研究是一种纯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不带任何价值判断。而实际上，研究者在努力解释宏观社会现象的社会性时没有关注女性群体。女性被描述成沉默无声的群体，她们的想法往往是通过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来表达的。观察和记录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忽视与歧视更是屡见不鲜。所以，女性主义人类学家质疑道：‘为什么一追溯社会理论家都会提及一些男性研究者，如摩尔根、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相应的一套母系学科系谱、为什么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只是追溯泰勒、博尔斯、这些人所做的定义，为什么不可以从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中来讨论文化概念呢?’”“可见，人类学对人的研究原来是对‘男人’的研究，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妇女无异于母牛，被观察，但不会说话。”这段文字，一针见血，批评了早期人类学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视角和男性价值观。其实岂止是早期人类学，当代的人类学也颇多此类弊端。自我检讨，细想我田野中的被观察者和报告人，也多半是男性——会说话的“公牛”。由此看来，像我这样“性别麻木”或称“性别残障”的男性学者，来为女性人类学著作写序，资质显然存在问题。从事人类学研究多年，居然对“人类”的一半缺乏自觉和尊重，这肯定是难以宽恕的不健全的短板。作为男人不懂性别应该不是一个好男人，作为人类学者不懂社会性别当然也不会是一个好学者。耳顺之年，深感自身缺憾太多。志红让我写序，实际上是给我一次学习、补课的机会。

我与志红相识十余年，先是在同一个系里共事，我是系主任她是年轻教师，她人类学理论扎实，英语很好，敬业尽职，深得同事和学生的赞誉。后来她考了我的博士生，不久转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随我相识的王富



文（Nicholas Tapp）教授学习，一去三年，论文写的是大理白族认同的题材，顺利取得了澳洲国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她仍然回云南大学任教，在教学的同时，刻苦钻研，勤奋著述，短短数年间，发表出版出了若干高水平的论文和著作，受到学界的瞩目。这本《女性主义与人类学》新著，是她在此领域长年耕耘成果的积累。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详细梳理了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来源，第二部分深入论述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及理论突破，第三部分是作者致力于本土化探索的社会性别的专题研究（附录）。此书信息丰富、研究深入、理论实践结合，论述精当、条理明晰，一书在手，中外女性研究的学科史、流派、现状、趋势一览无余。对于女性研究怀有兴趣和志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对于女性研究领域的同仁而言，相信会特别看重它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从不同取向的人类学者来看，该书所反映的女性人类学异军突起、挑战传统、锐意开拓的学术活力、思想光辉以及理论建树，无疑颇富启发和刺激。

女性问题为何长期成为主流世界关注的重点和学界的一门显学，原因不难明白，许多社会至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男女地位和权力不平等的现象。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施加于妇女的严酷的礼教束缚、压迫和摧残，便是典型。19世纪初期，在民主、自由、科学思潮的涌动中，西方主流社会兴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百余年来，相关的女权运动和女性研究延绵不断，随着社会的进步蓬勃发展。目前，仅从国际学界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考察，源于不同学术背景的主要理论流派就多达13种。对于上述长达百余年的学术历史和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作者拨冗删繁，摄取要点，全面清晰地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不仅如此，在梳理和介绍的过程中，总能看到作者理智中肯、鞭辟入里的评论和批判，使读者于众说纷纭的迷茫惶惑之中不时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感。评论和批判贯穿全书，叙与论浑然一体，学养所致，难能可贵。

如书名所示，本书是女性范畴的人类学研究。书里归纳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21个重要概念，阐述了人类学社会性别研究的四大主题，指出了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四个缺陷，讨论了现时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四种取向，分析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研究的四个问题，考察了女性能动性研究的五个关注点，最后展现了作者所从事的两个田野——彝族和佤族的社会性别研究。作者告诉我们，人类学的女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广义的女性研究的理论方

法、拓展了其研究的空间、深化了其研究的内涵，而且对于人类学本身，也具有同样的影响和意义。如作者所言，早期的民族志曾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女性的存在，而一旦女性获得了和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受到关注和尊重，其特定生理尤其是其特定社会性别角色的复杂内涵及其意义便日益凸显，于是妇女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性别人类学相继登场，人类学因此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社会与科学的价值。人类学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即从“他者”主位的角度进行长期田野观察从而获得实证研究的结果，客观、公正被人类学者视为本学科的突出优点。人类学反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学者丝毫不怀疑自身特别具备对于他者的谨慎、谦恭的职业素养，而这一点正是许多学科所严重缺失的。人类学以研究异文化和文化差异为己任，人类学家因而自信对于异文化和文化差异的多样性最具敏感和情感。遗憾的是，上述人类学家的诸多自信和自豪，一旦进入妇女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和性别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即遭质疑和挑战。无论如何，人类学如果缺失对于人类的完整关照，所有理论方法都将难免存在缺陷甚至错误，这就是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带给人类学的深刻反思。

最近 30 年来，受西方社会和学界的影响，我国女性研究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例如云南，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以及政府相关机构和社会组织成员积极参与、密切合作、成效显著的研究群体。在群体间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人类学发挥了重要影响，人类学者强烈的理论意识和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均深得同行的认同和敬重。本书第三部分作为“本土化尝试”的两个专题田野调查研究，就是该领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范例。基于本土的田野，通过长期深入的调查，获取翔实的资料和真知，以“世界语言”予以整理和表述，从而谋求理论的精进或现实问题的解决，作者本土化探索的思路于此可见一斑。

本书开篇说道，“近年来；国内再次掀起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高潮”，情况确如作者所言，目前“本土化”已成为人类学界的自觉追求。对于本土化，作者认为“根据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验，笔者发现仅仅采用一些新词汇、新术语还远远不够。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仅是学习新的东西，而且还要更新我们学到的东西。”我理解作者的意思，本土化至少需经过两个阶段的努



力：首先必须“学习”、“采用”新的东西，不学习、不借鉴，闭门造车，夜郎自大，难免不会成为井底之蛙。第二阶段，学习了新的东西，要消化、运用、实践，从而“更新”知识，有所发现，有所建树。我同意作者的看法，本土化应是一个急躁不得的学习、实践、探索、求知、发现的过程。那种喜欢拉大旗作虎皮、食洋不化、自欺欺人的云遮雾绕的文章和著作，与其说是本土化，不如说是“洋垃圾”更为贴切。所谓本土化，本土的研究当然重要，不过田野的国籍并非决定因素；前人理论的参照和对话固然必须，然而批判和挑战也许更有意义。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研究也足够吸引国外学者的眼球，我们的某些学说也能够让人们持久地保持兴趣；如果有一天，有人再次研究“女性主义与人类学”，在其回顾前人的研究时不再只是讲述西方学者的13种理论，而是有中国学者的理论忝列其中，那就是本土化了。志红这一代学者，是“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比较我们这一代，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无疑更为规范和完善，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于此观之，对本书自然可以有更高的要求，诸如其介绍评论尚可进一步归纳、精炼，研究个案还有深化、充实的空间，此外，如何使篇章结构更为均衡和协调，也可以再多一些考虑。说到这里，该打住了。祝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再接再厉，锦上添花，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

尹绍亭

2013年初夏识于抚仙湖畔

目 录

Content

绪 论	1
-----------	---

第一篇 社会背景及理论思想来源

第一章 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	15
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简介	17
二、人类学的视角	35
第二章 女性主义理论流派	39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Liberal Feminism)	39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Marxist Feminism)	41
三、激进女性主义 (Radical Feminism)	44
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Socialist Feminism)	47
五、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Third World Feminism)	50
六、个人主义女性主义 (Individualistic Feminism)	52
七、生态女性主义 (Eco - feminism)	53
八、文化女性主义 (Cultural Feminism)	54
九、心理分析女性主义 (Psychologic Analysis Feminism)	55
十、存在主义女性主义 (Existentialist Feminism)	56
十一、后现代女性主义 (Post - modern Feminism)	56
十二、后结构女性主义 (Post - structural Feminism)	58
十三、现象学女性主义 (Phenomenal Feminism)	59
十四、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的特征	60
十五、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与人类学的关系	63



第三章 人类学研究中的相关概念	67
一、社会性别观念 (Gender Ideologies)	67
二、社会性别差异 (Gender Difference)	68
三、社会性别偏见 (Gender Bias)	69
四、社会性别规范 (Gender Norms)	70
五、社会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	70
六、社会性别关系 (Gender Relations)	70
七、社会性别利益 (Gender Benefits)	71
八、社会性别平等 (Gender Equality/Equity)	72
九、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73
十、性别角色 (Sex Roles) 和社会性别角色 (Gender Roles)	74
十一、社会性别制度 (Gender System)	74
十二、社会性别视角 (Gender Perspective)	75
十三、社会性别的刻板模式 (Gender Stereotypes)	76
十四、社会性别敏感性 (Gender Sensitivity)	76
十五、社会性别转换 (Gender Transformation)	77
十六、社会性别分析 (Gender Analysis)	77
十七、社会性别惯习 (Habitus of Gender)	78
十八、社会性别理论 (Gender Theory)	79
十九、社会性别建构论 (Gender Constructionalism/Constructivism)	80
二十、解构 (De - construct; Destruct)	81
二十一、社会性别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	82
第四章 人类学中的社会性别研究	84
一、社会性别观念的研究	85
二、社会性别差异研究	88
三、社会性别认同、社会性别关系与社会性别平等	96
四、社会性别建构论——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111

第二篇 研究实践及理论发展

第五章 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及理论脉络	117
一、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	118

目 录 ◉

二、发展脉络和方法论	121
三、主要理论	126
四、对人类学研究的贡献	128
五、对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想理论的贡献	133
六、结语	136
第六章 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女性的在场与缺席	139
一、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	142
二、研究者的社会性别观对研究对象的影响	145
三、研究者的性别局限	151
四、忽略研究过程中的社会性别歧视	151
第七章 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二元论的挑战	153
一、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何在	154
二、批判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探索——分析概念和方法的突破	161
三、二元论的缺陷与不足	164
四、重新界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181
五、结语	184
第八章 女性主义人类学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研究	187
一、早期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	189
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	193
三、亲属关系的扩展新解	201
四、嬗变中的家庭和家庭内部关系研究	205
第九章 主体性（能动者）研究	210
一、挖掘妇女的声音	213
二、策略研究	216
三、权利与抵制	218
四、女性的身体	228
五、与人类学的共性及差异	230
第十章 结语	233
一、女性主义人类学在中国	236
二、中国女性主义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243



附录 “花儿”与“篱笆桩”	246
一、田野工作点概况	248
二、社会性别关系的表现形式	250
三、社会性别规范的形式	261
四、宗教活动中社会性别关系的运作	280
五、社会性别关系与资源占有	285
六、社会性别关系与话语	291
七、结语	298
后记	302

绪 论

近年来，国内再次掀起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高潮，在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和人类学研究领域中也不例外。在这股高潮不断推进的同时，我们也需反思，将西方理论和方法论本土化之前，是否应该先回答它们到底是什么，是怎么做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果，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女权/女性主义是怎样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还未认识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时候就已存在的社会性别人类学又是什么？人类学研究中的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呈现出哪些丰富多彩的内容？当今与未来的人类学研究该以何种姿态来关注女性？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书将先介绍一些国内外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情形，以及在女权/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基本概念，为理解和讨论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建立起一个概念意义上的平台。随后，我们将论述国外从妇女、女权/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角度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其中包括理论、方法及历史沿革。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梳理该领域传统思想观念和理论的过程，更是一个在研究方法上推陈出新的过程。

根据多年教学和科研经验，笔者发现仅仅采用一些新词汇、新术语还远远不够。我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仅是学习新的东西，而且还要更新我们已经学到的东西。^① 正如乔健教授在2002年人类学高级论坛上谈到人类学研究的世界性时指出，我们必须了解、要学会这个学科的世界语言，不是说讲英文或讲什么语言，而是概念的问题、思维的问题。本书就是想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帮助读者正确把握一些基本概念，认识和理解妇女解放运动、两性平等和有不同社会性别认同的个体及群体，并了解学术界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解释和

^① 美国女性主义者格罗瑞亚·斯登讷（Gloria Steinem），转引自 Susan Vinnicombe and Nina L. Colwill：“Training, Mentoring and Networking”，pp. 74 – 91, in Susan Vinnicombe and Nina L. Colwill (ed.) : *The Essence of Women in Management*,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95.



讨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笔者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拓宽视野，争取在学术上与外界的平等对话和交流。

女权/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源自 19 世纪 20 年代的法国，法文 féminisme，泛指西方国家主流社会中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根据柯德教授的研究，19 世纪 80 年代创立法国第一个妇女参政会社的法国女子奥克蕾（Hubertine Auclert）最先公开提出了这个词。^① 20 世纪 70 年代，feminists（女权/女性主义者）一词常常被用来指称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事业的倡导者，或者投身于该事业的人。当代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则认为女权/女性主义（feminism）是指反对男女不平等、关注社会性别关系的所有理论思潮，女性主义可以概括为“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妇女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②。

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们率先使用了“feminism（女权主义）”一词为其政治主张命名，而美国历史学家南茜·科特（Nancy Cott）认为，最早自称女权/女性主义者的妇女们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典型性。^③ 同时，众多女性主义史学家对女权/女性主义有着不同的定义，他们也用 feminists 来指称某些从未以女权/性主义者身份自居的女性。查尔斯·特尔根（Charles Turgen）给 feminists（女权/女性主义者）的定义则包括那些“放弃男性特权”的男人们和“不大声张但实际上贬抑男性至高无上地位”的女人们。^④ 本书将介绍女权/女性主义的不同学派，及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

Feminism 一词于 20 世纪初最早引入我国时有着多种多样的译法：“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女子主义”和“妇女主义”，还有音译“费米涅士姆”。最后基本确定为“女权主义”，这个译法与我国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

^① （法）比尔基埃（Burguiere, A）等主编：“第一卷：遥远的世界 古老的世界”，载《家庭史（下册）》，袁树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58 页。

^② Roger N. Lancaster & Micaela di Leonardo (eds) (1997): *The Gender Sexuality Reader: Culture,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③ 克莱尔·莱斯：“‘女性主义’之源起”，载李小江等主编：《批判与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78–290 页。

^④ 同上。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认为，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争取的是参政权、选举权、继承权等一系列权利，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需要争取的则是婚姻自主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当时，中国共产党受欧洲第一国际的影响把那些非共产党组织的妇女运动都叫作“女权运动”或“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所以将 feminism 译为“女权主义”既顺理成章又名副其实，并得到了各方的认可。此后，“女权主义”一词又渐渐被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人们对该词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诸多变化。在此，必须说明的是：西方一直使用“feminism”这一个词，而中国则出现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两种译法的变化。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女权主义”一词渐渐被赋予了“狭隘的”“资产阶级的”“西方的”这类负面的、贬义的色彩。^❶ 于是，有人用“女权主义”一词来指称西方的 feminism，而用“女性主义”指称中国的 feminism。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汉语中“女权主义”有将女性视为一个整体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反叛的意味，其思想直指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及文化各个领域；而“女性主义”代表的是作为“第二性”的先知先觉者在价值观念上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❷ 无论 feminism 一词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含义如何纷繁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女权主义”一词被妖魔化。无论是在普通百姓心目中，还是在政治上、学术上，“女权主义”这个词都是一个让人不敢靠近的标签。

普通百姓并不在乎“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否是一回事，但是却坚信倡导女权主义的人就是那些要与男性针锋相对、一味争取女性权利的女人，是那些想要压制男人的女人。在普通人眼中，女权主义者是那些不要男人、仇视男人、不愿意结婚和承担家庭义务的女人。甚至还有人将女权主义者

^❶ 王政追溯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欧洲的斗争，分析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最早把女性主义界定为“资产阶级狭隘的女权主义”。那时，作为第一国际中的一分子，中国共产党如是说，只是增加了“西方的”。在向警予的文章中写道：“凡是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如果参加的，就不是了。”（详见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天津《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1999 年版，第 262—263 页。）

^❷ 阎纯德：“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载彭庆生主编：《中华文化论丛》，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7—24 页。